

《贰师泉赋》作者考辨

杨宝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本文首先梳理了学界关于《贰师泉赋》作者的不同主张, 再从 P. 2488 该赋作者题署中的“乡贡进士”入手, 通过分析唐后期“乡贡进士”已成科举考试中省试落第者的身分标识与荣誉头衔、该赋吟咏的是敦煌名胜且不见于传世文献, 指出应在敦煌文学作者群中查考可称乡贡进士者。此前学界已注意到活跃于晚唐敦煌地区的著名文士张球的别名“俅”与 P. 2488 书写不规范的作者名的写法十分接近, 本文则联想到张球所撰《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提及他曾历经唐宋时期尚书省礼部策试进士的场所“省场”、早年又生长于一直施行贡士制度的越州, 进而论证了张球可于省试落第后称“乡贡进士”, 并于入幕归义军政权亲访贰师泉后在赋作上以之自重, 至有正式官职后便不再以该称题署。

关键词: 敦煌 贰师泉赋 乡贡进士 张俅 张球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1) 04-0014-08

《贰师泉赋》是敦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 未见载于传世文献而仅存于敦煌文书, 历来备受学界关注。但是, 关于该赋作者, 目前仍有张侠、张俅, 或认为已不可考等不同说法。近年笔者因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晚唐敦煌文士张球与归义军史研究”, 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 遂认真拜读学习了前贤论著, 并结合张球研究取得的新进展仔细研读有关文书, 梳理相关线索, 逐渐形成了几点看法。本文即拟汇报个人浅见, 不当之处, 敬请专家学者教正。

一、文书中的相关题写与学界的不同观点

今知共有 3 件敦煌文书抄存《贰师泉赋》, 对作者的记述分别为: P. 2712 无作者题署; P. 2621V 仅题“乡贡进使”, 其中“使”字当为“士”字音近之讹; P. 2488 题写有“乡贡进士张俅撰”, 表明作者有乡贡进士的身分, 姓张, 单字名, 但十分可惜的是,

收稿日期: 2021-0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唐敦煌文士张球与归义军史研究”(16BZS007)

作者简介: 杨宝玉 (1964-), 女, 北京人。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其名字的书写很不规范，究为何字，相关学者的识读结果与校录方式相差甚远，大致可略分为三类，依出现时间先后，分别为：

其一，识录为“侠”。早在1930年代，著名敦煌学家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原卷编撰《伯希和劫经录》^①时即在P. 2488、P. 2712下分别著录云：“贰师泉赋（乡贡进士张侠撰）”，是知系王先生首倡此说。敦煌研究院修订该目录时对此说不甚确定，遂录为“侠（？）”^②。自1970年代后期始，学界陆续刊布了多种关于敦煌赋的校录成果，均收录了《贰师泉赋》，其中张锡厚先生的成就相当突出，所刊《敦煌赋集校理》^③《伯二四八八、伯五零三七敦煌赋卷初考》^④《敦煌赋汇》^⑤等均沿用“侠”字。另一位取得重要成就的是伏俊琰先生，伏先生先是在《将军神功甘泉涌——〈贰师泉赋〉赏析》^⑥《敦煌赋校注》^⑦《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⑧等论著中沿用此说，至发表《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⑨时一度改从学界另一说法，将该赋作者记为“张球”，近年复又回归“侠”字说，认为“《贰师泉赋》的作者当为张侠，原写本作‘张侠’不误”^⑩。

其二，不判断究为何字。例如，潘重规《敦煌赋校录·贰师泉赋》^⑪即描摹P. 2488原字形，云“未知何字”。再如，张鸿勋《抽刀刺石壁志感飞泉涌——唐代敦煌贰师泉传说寻水故事的考察》亦谓：“作者‘张侠’，或疑为归义军时当地知名文士‘张球’，但又疑莫能明。”^⑫

其三，识录为“球”或“球”。郑炳林先生在《敦煌碑铭赞辑释》所收《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及新出之该书增订本所收《凉州左司马李明振墓志铭并序》的注释中均将P. 2488所存作者题署直接录为“乡贡进士张球撰”^⑬，在《〈索勋纪德碑〉研究·

① 该目录至1962年方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83年中华书局据该版重印，称“新1版”，下引文分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新1版），第265、271页。

② 敦煌研究院编，施萍婷、邵惠莉主撰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伯希和劫经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9页。

③ 张锡厚《敦煌赋集校理》，《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第39页。

④ 张锡厚《伯二四八八、伯五零三七敦煌赋卷初考》，《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99、204-205页。

⑤ 张锡厚《敦煌赋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87-288、291页。

⑥ 伏俊琰《将军神功甘泉涌——〈贰师泉赋〉赏析》，《丝绸之路》1993年第4期，第41页。

⑦ 伏俊琰《敦煌赋校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6页。

⑧ 伏俊琰《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⑨ 伏俊琰《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167页。

⑩ 伏俊琰等《P. 2488写本研究（俗赋四篇）》，收入伏俊琰等著《敦煌文学写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8页。

⑪ 潘重规《敦煌赋校录》，《华冈文科学报》第11期，1978年。

⑫ 张鸿勋《抽刀刺石壁志感飞泉涌——唐代敦煌贰师泉传说寻水故事的考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3页。

⑬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94页；郑炳林、郑怡楠辑释《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736页。

碑文作者张景倅有关问题》中又据原卷录为“乡贡进士张倅撰”^①。颜廷亮先生在《关于张球生平和著述几个问题的辨析》^②《张球著述系年与生平管窥》^③等文中对郑先生的推断表示赞同，以后又撰《关于〈贰师泉赋〉的作者及写本年代问题》^④对张球说专门进行了论证。

笔者以为，P. 2488 作者名字的写法虽不规范，却相当清晰，前贤最初录为“侠”当是据大致轮廓选了一个形似而又常见的字，虽处理得有些简单化，但置于敦煌学发展早期的背景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治学严谨的潘重规先生等对此渐生疑问，从而采取了存疑待考的审慎做法，为后学留了余地。再后随着敦煌学的进步，尤其是对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张球及其作品研究的深入，联想到他又名“张倅”，而“倅”字与P. 2488 所书十分接近，遂推断该字本该为“倅”，有时亦以其人名字在敦煌文书中更常见的写法“球”代替之。第三种校录方式是在参酌了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故响应者越来越多，只不过所依理据还有欠充分，有待进一步补充。

如所周知，文学作品作者考证所关涉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名字或一项著作权，还必然会影响到作品思想内容、创作时代、背景成就，及真正作者生平事迹等诸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因而，《贰师泉赋》作者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笔者注意到，前贤从字形角度进行的努力已相当多，但对姓名之前所书“乡贡进士”透露出的信息却并未措意。故笔者拟从此入手改换视角，略做尝试。

二、关于作者署名中的“乡贡进士”

“乡贡进士”一称，唐前期本指通过了乡试、府试两级选拔，被地方州县举荐至中央参加尚书省礼部主持的进士科考试的贡举人，考明经科的则称“乡贡明经”，等等。《通典·选举典三·历代制下》对此有详尽记述：

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征耆艾、叙少长而观焉。既饯，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⑤

① 郑炳林《〈索勋纪德碑〉研究》，《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74页。

② 颜廷亮《关于张球生平和著作几个问题的辨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93年第2期，第1-4页。

③ 颜先生在该文中云“P. 2488 等卷上所抄写的《贰师泉赋》的作者可能也是张球”。颜廷亮《张球著述系年与生平管窥》，《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251-271页；后收入氏著《敦煌文学概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119-150页。

④ 颜廷亮《关于〈贰师泉赋〉的作者及写本年代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52-56页。

⑤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5《选举典三·历代制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3页。

至唐后期,“乡贡进士”又成了省试落第者的身分标识与荣誉头衔,因为他们虽然未能成功擢第获得出身,但确曾是州府考试中的优胜者,相对于那些连赴中央应考资格都没有的普通读书人而言,还是拥有一定的特殊地位。著名唐史专家吴宗国先生即指出:

唐朝后期,“乡贡进士”“乡贡明经”作为一种头衔而广泛使用。这说明,参加科举而没有及第的人数越来越多,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一个新的群体,虽然国家没有表示承认,但是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虽然科举没有及第,但是他们参加了州县的考试和考核,取得了参加科举的资格。在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他们与同辈建立了相当多的联系,其中包括科举及第进入官场的举人。而在他们的后面还有许多没有取得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士子,这种情况使他们在地方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受到人们的尊重。^①

是知“乡贡进士”用于自署或尊称他人的现象,在唐后期十分普遍。敦煌虽地处偏远,习尚却是相同的,仅敦煌文书中即留有 P. 2718《茶酒论一卷》所署“乡贡进士王敷撰”、P. 3723《记室备要一部并序》所署“乡贡进士郁知言撰”、S. 4473V 启文中的自述“从表侄孙乡贡进士谭蒙(象?)”、S. 76V 状文中首尾均出现的自述“乡贡进士刘□”,等等。另外,还有与此相类的“乡贡明经”,如 P. 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称阴庭诚为“前沙州乡贡明经”、莫高窟第 220 窟甬道南壁小龕外西侧题记中的“翟通乡贡明经”等即是。

因而,《贰师泉赋》特意于作者姓名之前标注“乡贡进士”,意在说明他参加过进士科考试,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读书人。

于此需补充说明的是,《贰师泉赋》吟咏的是敦煌本地名胜。贰师泉,本名悬泉,又名悬泉水,位于今敦煌市东 130 里左右的三危山脉中部的悬泉谷中。以“贰师”命名,系源于当地流传的贰师将军抽刀刺崖,飞泉涌出的故事。贰师将军即汉武帝宠姬李氏之兄李广利^②。该故事久已为敦煌人津津乐道,如 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即云:“悬泉水。右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旁出细流,一里许即绝。人马多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即少。《西凉异物志》云: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苑(宛),回至此山,兵士众渴乏。广〔利〕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人多皆足,人少不盈。侧出悬崖,故曰悬泉。”^③

依常理,《贰师泉赋》这类赞颂一地胜迹的作品一般都是亲身到访者的有感而发,

①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8-269页。

②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61《张骞李广利传》记:“太初元年(前104)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99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4-45页。

换言之,该赋的作者应与敦煌有密切关系。这篇赋作又完全不见于传世文献,传播范围仅限于敦煌,是一篇十分典型的敦煌文学作品。那么,像其他敦煌文学作品的作者一样,《贰师泉赋》的作者也应是活跃于唐后期至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的能文之士,而抄存该赋的P.2712写卷上的纪年题记为“贞明六年(920)庚辰岁次二月十九日”,则五代后期及宋初亦可排除。

综合考虑上述几项限定条件,我们的查考范围已可大大缩小。

三、唐后期至五代初敦煌文学作者群中 可称“乡贡进士”的张姓文士

我们先来看唐后期至五代初期的敦煌地区有没有张姓单名,且其名与P.2488作者名的写法相近的文士。

如所周知,这一时段活跃于敦煌地区的张姓文人无张侠,而有张球。张球在敦煌文书和敦煌古碑铭中留下了十余件署名作品^①,所以这个名字为敦煌学者所熟知。不过,他的名字有时也写作“张景球”^②“张景俅”^③“张俅”^④,于此,笔者已撰文进行了专门探讨^⑤,论证了上述四称所指实为同一人,四称中最原始的一称可能是“张景俅”,后来“景”字的减省应与时人常混用两字称与三字称的习俗有关,至于“俅”又被写

- ① 包括:1. P. 4660《大唐河西道沙州故释门法律大德凝公邈真赞》署“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上柱国张球撰”;2. P. 4660《大唐河西道沙州敦煌郡将仕郎守敦煌县尉翟公诤神庆邈真赞》署“沙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张球撰”;3. P. 3425《金光明变相一铺铭并序》署“将仕郎摄沙州军事判官守监察御史张球撰上”;4. P. 4660《大唐沙州译经三藏大德吴和尚邈真赞》署“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上柱国张球撰”;5. P. 4660《故敦煌阴处士邈真赞并序》署“归义军诸军事判官宣义郎守监察御史清河张球撰”;6. P. 3288V+P. 3555AV《河西节度马步都虞候银青光禄大夫〔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怀政邈真赞并序》署“节度判官宣德郎兼御史中丞柱国清河张球撰”;7. P. 2913V《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署“弟子节度判官朝议郎检校尚书主客员外郎柱国赐绯鱼袋张球撰”;8. P. 4615+P. 4010V《唐故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陇西李府君墓志铭》署“清河张球撰”;9. P. 2537《略出纂金一部并序》记“宗人张球写”;10. BD06800(潜100)《〈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咒〉题记》谓“弟子张球手自写咒”;11. P. 4660《故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敦煌郡寿清河张府君诤禄邈真赞》署“从侄沙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兼监察御史里行球撰”;12. P. 3863V《金刚经》灵验记(也有学者将该卷拟名为《光启三年记事》)记“球与一人面向北胡跪”;13. P. 3715《致大夫状》谓“球自到西口”。
- ② P. 2913V《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署“节度掌书记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张景球撰”。
- ③ 敦煌市博物馆藏《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署“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赐绯鱼袋南阳张景俅撰”。
- ④ 例如:P. 2568《南阳张延绶别传》署“河西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张俅撰”;S. 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记“□□□□州山阴县人张俅”,该抄经序随后的行文中亦多次自称“俅”,序文之后接抄的《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的序分部分又言“弟子张俅知摩利……”,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将抄经者名字嵌入相关位置以为自己积累佛教功德的习惯做法。
- ⑤ 详参拙文《晚唐敦煌寺学名师张球名字之异写》,金澄坤主编《童蒙文化研究》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0-71页。

为“球”，则因“球”字更常见而被反复择用并流传颇广，乃至实际使用频率超过了本字。为避免行文混乱，下文一般亦用“球”字。值得注意的是，P. 2488 作者名的写法与“俅”字十分接近，这也应是郑炳林、颜廷亮先生等将该字识读为“俅”的原因。

问题是，张球是乡贡进士吗？

非常著名的《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学界习称《张淮深碑》）抄件（S. 6161A+S. 3329+S. 11564+S. 6161B+S. 6973+P. 2762）卷背抄存有 19 首诗，为张球所写^①，其中《“夫”字为首尾》一诗系以闺妇思念征夫口吻写成，诗中有云：

闺中面（緬）想省场苦，却羨西江比目鱼。

考“省场”乃是唐宋时期尚书省礼部策试进士的场所，故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闺妇遥想丈夫场屋应考的异常辛苦，羡慕那两两相并而行的比目鱼，言下之意即艰辛异常的省场应试导致了夫妻分离。故此，诗作者张球参加过科举考试应是没有疑问的，只不过他未能及第，所以才称“乡贡进士”。

或问：张球所处晚唐时期的敦煌刚刚摆脱吐蕃长达六七十年的禁锢，百废待兴，能够立即考选贡士送至京城参加省试吗？

受现存史料所限，我们还无法了解晚唐敦煌贡士的详细情况，但却可确知张球具有成为乡贡的条件。英藏敦煌文书 S. 2059 《〈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为张球（在该卷中书为“俅”）亲笔所写的抄经序，开篇即自道“□□□□州山阴县人张俅”^②，是知张球本为越州山阴县（地当今浙江绍兴）人。并且，敦煌文书中还保留有多件张球所撰追忆故乡风物的诗文，其中出现的令诗人魂牵梦萦的地名均属江南，如上文已提及的《“夫”字为首尾》中即有言：“天山旅泊思江外，梦里还家入道垆。镜湖莲沼何时摘，柳岸垂泛杨（杨泛）碧朱。”诗中的“镜湖”非常有名，正位于越州山阴，可证张球不仅生于斯，而且长于斯。史载晚唐时的江南地区相对而言安稳得多，贡举制度得以正常实施，原本生长于该地的张球从地方选拔中脱颖而出成为乡贡进士，完全合于时势。

名字的写法与 P. 2488 相近、早年生长于具备参加科举考试条件的越州、于诗作中对省试艰辛的追忆，还有下文将要谈及的其不同体裁作品对贰师泉的反复咏叹，诸多因素已可使我们推定 P. 2488 所存书写不规范的作者名当识读为“俅”，即《贰师泉赋》的作者应为张球。

接下来的问题是，原本生活于唐朝东境的张球，何以来到偏处西陲的敦煌并一直留居于此，甚至被现当代的敦煌学者长期误认为是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本地人？连带的问题

① 详参拙文《〈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作者考辨》，《敦煌学辑刊》2016 年第 2 期，第 31-38 页。

② 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方广锡、[英] 吴芳思主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 32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48 页。

是,《贰师泉赋》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四、张球远赴敦煌的缘由及《贰师泉赋》的创作情形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应首先了解晚唐时乡贡进士们的出路或曰趋向。

通常情况下唐代进士科每科所取不过二三十人,显然,金榜题名的只能是少数,大多数落第者无法通过科举直接获得出身并进入官僚队伍,不得不另寻出路。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权衰弱,地方势力崛起,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随着藩镇的威权益重,唐朝后期节度使已可以自辟僚佐。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在诠释《册府元龟·幕府部·总序》“节度使之属,有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无员、随军四人”^①时指出:

以上幕府之职,是一种职掌,由节度使辟署,同时由本府奏授宪官或检校官,以表示其品阶和身分。充任节度使的幕职,不仅是获得了官、职,而且为迅速升迁创造了条件。^②

.....

晚唐乡贡进士担任幕职和州县官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

吸收乡贡进士参加政权,已经成为各地节度使、观察使有意识的行动。

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亦谓:

唐中叶以后,通过入幕而实现入仕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途径,因为幕佐入幕充职不通过朝廷任命,而是由幕主聘请入幕,入幕后任何职,基本决定于幕主。僚佐入幕后只要上报朝廷批复即可。尤其是在朝廷失去对幕府的控制时,幕府的人事任免权更大,士人入幕后迁升的机会就更多。^③

时代大势如此。因而笔者推测,张球很可能是在参加科举考试未中之后,像当时其他许多落第举子入幕藩镇一样,到归义军政权中当幕僚的。只是因缘际会,张球去了与其家乡相距遥远且多民族杂处的西北,其勇气魄力确实非常人可比。

关于张球西来敦煌的时间,今日已难确考,但尚能根据 S. 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等所记其咸通初年的经历,推理出张球应是在归义军成立的 9 世纪 50 年代即投身其中了^④。至于张球最初与归义军人事发生交集的机缘,很可能与归义军赴京入奏的使者或留质京师的张议潭等的招揽有关。那时的敦煌正处于历经吐蕃长期浩

①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 716《幕府部·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8517 页。张球在张氏归义军政权中担任的正是此中提到的判官、掌书记。

② 前揭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 234 页。以下两段引文均见该书第 268 页。

③ 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1 页。

④ 详参拙文《晚唐文士张球生平索隐》,《敦煌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78-85 页。

劫后须恢复与重建汉文化的关键期，迫切需要张球这样饱受江南与中原文化熏陶的外来文士襄助。

依常理，曾巡游多地、兴趣广泛的张球初到敦煌时，必然会参访当地名胜并吟诗作赋，于缅怀古人的同时抒发个人心中意气。极具豪迈激越气息的贰师泉自然是其必到必咏之地，且为其念念不忘，同样出自张球之手的《敦煌甘咏》^①中的《贰师泉咏》（P. 2748V、P. 3929、S. 6167V、P. 3870、P. 2983），以及《敦煌录》（S. 5448）对贰师泉的详尽记述^②等都是其意犹未尽的表现。

对于刚刚推翻吐蕃统治，重新回归唐廷怀抱的敦煌人而言，来自中原内地的乡贡进士无疑具有耀眼光环和莫大魅力，此时于赋作上署明“乡贡进士”身分，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由此，我们还可以推断该赋为张球初到敦煌时的作品，待以后有了正式官职，便无需也不宜再这样题署了，故张球其他文学作品上并无此称。

① 《敦煌甘咏·贰师泉咏》有诗句：“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路指三危迥，山连万里枯。抽刀刺石壁，发矢落金乌。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苏。”详参拙文《〈敦煌甘咏〉作者与撰写时间考证》，金滢坤主编《童蒙文化研究》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9-139页。

② 《敦煌录》记：“贰师泉，去沙[州]城东三程。汉时李广利军行渴乏，祝山神，以剑札山，因之水下，流向西数十里黄草泊。后有将渴甚，饮水泉侧而终，水遂不流，只及平地。后来，若人多即水多，若人少即水少，若郡众大嗽，水则猛下，至今如然。其二（贰）师庙在路傍，久废，但有积石驼马，行人祈福之所。”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7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2页。